

成都突圍痛定思痛(一)

威文

成都保衛戰前後

筆者的話

老友中外雜誌社發行人王培堯先生，多次要我撰述民國卅八年多，由成都突圍，脫離虎口的



本文作者前成都防衛總司令，現任國民大會代表威文將軍近影。

經過，我以「敗軍之將，何敢言勇」，和「秉性疎懶，不談往事」的緣故，迄未報命。日昨相晤於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，又催索舊債，盛情難却，爰將成都會戰最後階段，及奉令突圍來臺經過，自民國卅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起，至卅九年二月十二日止，兩個月間的親身經歷日記，整理成篇俾以交卷，追維往事，誠有白頭宮女，閒話天寶遺事之感！

最機密的軍事會議

從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起，到二十一日止，整整一個星期，中共第二野戰軍劉伯承部的第三兵團，下轄第十、十一、十二，一共是三個軍，總兵力在十二萬人以上，從十五日拂曉起展開攻擊，猛犯錦江河防。我軍的守備部隊是第三十六軍一六五師汪承釗部。他們急起應戰，寸土必爭，和當面十倍之敵打了一場浴血苦鬪的

硬仗。十五日，十六日，十七日，砲火猛烈，槍林彈雨，共軍屢次進撲，都被我抱必死決心的英勇健兒所擊退。然而，衆寡懸殊，難以爲繼，一六五師傷亡慘重。我們陣亡了一員團長，犧牲了四個營的弟兄。弟兄們死拼到十七日下午三時，錦江防線終於被共軍所突破。

錦江防線易手，不但使共軍在成都西南，向丞相祠堂柏森森的錦官城，邁進了一大步。而且，連極關重要的新津機場，也陷於共軍的砲火控制之下，從而無法使用。這對當時的情勢來說，真是空前未有的嚴重。——三十六軍一六五師的殘部，退到了普興場的附近地區，固守待援，情況尤其相當的危殆。

我在總部檢討全盤情勢，不得而巳的作了一次重大的決定，我把成都保衛戰的城防主力部隊，亦即我兼長的第三軍全部抽調出來。命第三十六軍一百二十三師雷振所部接替城防任務。十二月十八日的凌晨，天色黯沉，寒風凜冽，我親自率

領第三軍的弟兄，開始反攻，向共軍陣地猛撲。這是決定成都命運，生死存亡關鍵的一仗。將及四天四夜，槍聲砲聲，不絕於耳。我們反覆決盪，併力衝刺，使遼瀾寬廣的成都平原，為之震悚撼動。四晝夜間，白刃交加，屢進屢出。最後，我在二十一日下達總攻擊令，又一場天崩地折，日月無光的鏖戰，我們總算用鐵與血，獲得了最後的一次勝利。素以驍悍善戰的共軍第三兵團，其主力部隊第十軍的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、三個師，以及十一軍的主力三十、三十三兩個師，共軍五師全部被我擊潰，我們終將突破錦江防線，侵入錦江和岷江間廣大平原的共軍，完全肅清。血流成渠，遺屍遍野，不足以形容這四日激戰的慘烈。當天，我親率指揮部人員，進駐新津以東十五華里的普興場。

自我率部出城展開反攻的十二月十八日起，我親自負起前敵指揮的重責大任，前方情勢一日數變，事實已不容許我回返成都坐鎮指揮。於是，我祇好派總部參謀長沈開樾，代我負責總司令部的全盤業務。我交代過他，遇有重大事項，隨時電話聯絡。

十二月二十二日，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上將抵達新津，他在新津第五兵團司令部召開高級軍事會議，我準時前往出席。與會的高級將領，除了胡宗南將軍之外，還有參謀長羅列，副參謀長沈策，第五兵團司令官李文、第十八兵團司令官李振、第九十軍軍長周士瀛和我，一共是七個人。在那一次的會議席上，胡公神情肅穆，面色沉重。大家坐定以後，他便取出一份總裁蔣

公的親筆函件，命令我們應將部隊化整為零，以團為單位，分向敘（敘府亦即宜賓）瀘（瀘州）方面突圍，進入川康滇交界的屏山、雷波、馬邊、岷邊大涼山區，再策後圖，或者突圍逕趨重慶，乘虛進入敵人後方。但是成都方面必須留下一支部隊，牽制敵軍，守到最後一刻為止。

當時 總裁蔣公指示我們兩條突圍路線，讓我們探度當前形勢突出重圍，所以我們迅即展開討論。大家都認為乘虛直入重慶敵後誠屬上策，但却苦於軍中全無制式器材，而自成都，新津直附重慶，途中至少須渡過岷江、沱江、涪江和長江四條大河。這四條大河全都無法徒涉，何況沿江兩岸都有共軍防守，就地徵集渡河器材的可能性大小，尚且還有部隊磨集，腹背受敵的危險，似乎不如逕向西康方面突圍，成功的可能性較大。會議開到這裏，胡公便指定羅參謀長和我，還有李文、李振兩位兵團司令官，共同商榷突圍計劃。不過，他指示我們原則，仍以遵照總裁意旨向大涼山區撤退為原則。

晴天霹靂計劃外洩

我們四個人幾經籌商，方始釐訂了大兵團突圍的計劃。預定方案是各兵團沿沱江兩岸推進，經由敘府、瀘州渡過長江，先進入大涼山區，然後再向西昌方面突圍。照這個計劃進行，一方面固然完全遵照總裁的指示，另一方面，各兵團祇需在長江強渡一次，遭受夾擊的危險性減到最低。

計劃經胡公裁可了，決定在十二月二十三日

夜間開始行動，當天午後一時，各回原防，從事準備，胡公一行也要過返成都。我們在新津同進午餐，席間大家的心情都極為沉重，因此也很少有人交談。一點整，胡公率領羅參謀長、沈副參謀長回成都去。臨別之際，他緊緊的握住我的手，語音黯然的說：

「弟兄珍重！」

二十三日，預定自成都突圍之期。凌晨三時，第三軍猶然和共軍激戰；而且一舉俘虜了共軍官兵三十餘人，其中有一名共軍的團指導員。據他招供，共軍業已獲悉我軍即將向東南方突圍，此刻劉伯承的第二野戰軍主力部隊，早已在昨（二十二）日夜間展開行動，急向資陽、資中、威遠、井研、仁壽一帶部署，準備截擊我軍。

我聽到到這個消息，起先是將信將疑。因為昨天胡公召集高級軍事會議，與會的都是西安綏靖公署最高負責人員，一共只有七個人，而且關防嚴密，斷無洩露的可能。怎麼我們昨天開的會，共方居然會在當天就偵知內情了呢？突圍計劃屬於最高軍事機密，所以當時我們僅祇是口頭商商，連紀錄都不曾留下，似乎根本就沒有情報外洩的可能性。

然而，大陸撤退時期，正值光怪陸離的現象層出不窮，像這樣重大的問題，我又怎敢掉以輕心呢？我立即下令第一線各師長，密切注意當面共軍的動靜。隔不了多久，各師長相繼的打電話來報告了，共軍確有向後移動集結的模樣，當下我這一驚，真是非同小可。這時候，天色已將破曉，共軍因為要掩護第二線的部隊後撤，幾次三

番的向我軍發動逆襲，企圖轉移我們的注意，我的指揮所裏電話鈴聲此起彼落，響個不停，我自親臨前線指揮，已經一連五夜目不交睫，但是情勢之緊張則莫此為甚。我正面指揮第一線部隊作戰，一面搖成都總部的電話，要向胡公報告突圍計劃可能外洩這一件機密大事。第五兵團司令官李文打電話來了，原來他也獲得了相同的情報，突圍計劃外洩。

李文在電話中請我同去成都，向胡公請示以後再採取行動。我很以他的建議為然，共謀無孔不入，實在太可怕了。除了面對面的商議緊急軍情，連軍用電話我們都不敢寄予信任。但是我請李文當我的代表，立刻趕到成都向胡公提出報告，並且面商請示變更突圍計劃。因為我這第一線戰況緊急，不容許我須臾輕離。

李司令官允諾立即離新津趕赴成都，我開始定下心来指揮越演越烈的前線戰事。

從拂曉時分一直鏖戰到上午十點多鐘，我軍與共軍白刃相加，損失都是相當的重大，離開預定突圍的時間還有十二個小時以上，我已經下定決心與前線弟兄共存亡，與敵週旋到最後的一刻來臨。可是，成都方面李司令官打電話來了，他劈頭就說：

「主任已經因公飛往臺灣，綏署找不到負責人。」

我忙不迭的問：

「那麼，你現在在那裏呢？」

「我在你的總司令部，」李司令官回答我說

：「現在從匪軍的調動情況來判斷，我們的突圍

計劃，的確有人洩露給敵方了。」

「計劃既已洩露，」我在電話中斷然的說：「那就決不可行了！」（後來查證突圍計劃是李振洩露的）

「是的，」李司令官同意的說：「所以我現在正在設法邀集陳鞠旅（第一軍軍長）和胡長青（第六十九軍軍長），大家一道商量一下。」

「很好，」我說：「那麼，改訂突圍計劃的事，我就靜候你們各位商量的結果了。你知道，我這邊戰況正烈，實在抽身不開。」

「我知道，」李司令官慨然的說：「成都方面，就靠你那邊好好的頂住，至少要頂到今夜。我們這邊一商量定了，立刻打電話通知你。」

座車衣物付之一炬

又頂到了中午十二點鐘過後，前線軍情，真是險象環生，幾乎沒有一分一秒，不是在驚濤駭浪之中渡過。十二時許，成都方面李司令官的電話通知果然來到，他在告訴我說：

「我們已經商量好了，決定改向西康突圍，希望能在雅安附近會師。國輝兄所部最好能在明天午前集結在新津機場。然後我們再將研商所得的突圍計劃細節詳加奉告。」

在強敵環伺，我部官兵業已連續激戰九晝夜的情況下，要我們再多頂住半天，時候突圍計劃細節的商定，誠然是十分的困難。但是舍此之外，又別無他法可想。於是，我只好一口答應了，我說：

「好，我們就這麼辦。」

二十三日一整天，我都乘指揮作戰的空隙，苦苦籌思如何將遭遇敵軍重大壓力的我軍主力，從戰況劇烈的前線給拉出來，而且還要使損失減至最低程度。帶過兵的朋友都曉得，打勝仗誠屬不易，打敗仗却比打勝仗更難。三十八年底的成都突圍，如欲順利成功，那才真是「難於上青天」呢。

就是在同一天裏，由於成都戰事逆轉，突圍殆告絕望。若干意志不堅的將領，紛紛作變節投匪的打算。一連串令人欲哭無淚的壞消息傳來，當年八一三淞滬之戰的名將孫元良部的第四十一軍、第四十七軍，在成都東北方的金堂投匪了。如今，我們就祇剩了第五兵團的第一軍一部，加上我那死拼纏鬥的第三軍，三十六軍，還有第九十軍。陷在成都城郊腹背受敵，處於四面楚歌聲中。

稍後傳來的噩耗，又有第十五兵團羅廣文、第十六兵團陳克非等，相繼投共，百萬大軍，正在分崩離析，土崩瓦解！

二十三日黃昏，落日昏黃，大地景色異樣的暗淡。我籌思已久，就此開始下達一道道的命令。我派三十六軍一二三師雷振部繼續守備成都，待命行動，希望他們能够達成牽制共軍的任務。再抽調第三軍及第三十六軍一六五師各一部，置於現陣地，並且命他們向當面敵軍發動佯攻，轉移敵軍的注意力，有以秘匿我軍的突圍企圖，使主力部隊容易脫離戰場些。凡此都是我下令突圍之前的預先部署。

深夜十時，前線槍砲之聲猶仍驚天動地，震

耳欲聾。可是我却已經在開始下達突圍命令。首先，我下令各軍師的主力，一律於翌日拂曉，到達新津機場，集結待命。然後，我再命令總司令部暨其他各直屬部隊官兵，立即採取下列各項緊急措施：除攜帶五日糧秣之外，必須儘量多帶彈藥。所有公文及公私物品，私人行李一概焚燬，官佐只准保留內衣褲一套，作為換洗之用。無法同行的騾馬；全部槍殺，以免資敵。

留下一師守備成都

夜深沉，大撤退即將開始，我為了以身作則，把我的衣物行李全給搬了出來，還有大批的文件，統統堆在我的座車週圍，澆上汽油，放一把火，連同座車悉數付之一焚。所屬官佐見我這麼做了，默默無言，相率將他們的私人財物，一一投入火中。焦臭氣味迅速瀰漫，這一堆熊熊的烈焰，居然也燃燒了好幾個小時。伴着自前方傳來的槍砲大作，構成一種使人感到窒息的沉重氣氛。鋒鏑餘生，區區財物又何足惜？祇是本軍自建制以來，何嘗有過像這樣倉皇緊急的大撤退？所以大家都悲憤莫名，極其錯綜複雜的感情，倘若不是奉命如此，寧願在原陣地和共軍拼到最後一人為止。尤其隨着我們部隊跋涉千山萬水，轉戰各地的時候，許多年裏真不知對於本軍作過多麼重大的貢獻。如今竟因山高路遠，不克隨行，留下牠們又唯恐有以資敵，不得不逐一槍殺，牲畜無辜遭此浩劫，更使我深感悲痛。

渡過了成都外圍據點最後的一夜，二十四日拂曉以前，我第三軍和第三十六軍一六五師，除

了留置少數部隊，在第一線牽制敵軍之外，大隊人馬均已按照我的預定計劃，順利脫離戰場，自眠錦兩江之間的平原地區撤出，於上午十時抵達新津機場集結。敵前緊急撤退是何等艱難危險的一項舉措，我們居然就能够圓滿達成，這一點足以證明我部官兵的訓練有素，各級官佐都能切實的掌握部位，完成任務。想到當面之敵在連續將及十天的苦戰後，驟然發現他們撲了個空，我們竟在他們輪番攻擊下從容轉進，一定會感到震驚錯愕，不知所措，直到這時，內心中方始略為欣慰。

我一直等到部隊用最快速度在新津機場全部集結，作過適當的戰鬥部置後，到午間十一點鐘方赴新津和李文司令官會晤，他立即交給我一份會議記錄，我瀏覽一過，立即獲悉了這次突圍的詳細計劃。我們預定的會師地點是西康雅安，全部突圍部隊分為左、中、右三個兵團，以我居左，所率領的部隊為第三軍的兩個師，和第三十六軍的一六五師兩部。第三軍三三五師劃歸第二十七軍軍長劉孟廉指揮，令我至為槍悼的是，那一師弟兄後來在樂山全軍覆沒。

我所率領的左兵團，突圍路線是緊臨在中央兵團第一軍之後，經新津——邛崃間公路以南地區，向蒲江以北攻擊前進。

李文司令官所率的中央兵團；下轄第六十九軍的兩師新兵，二十七軍僅餘的五個營，由新邛公路向邛崃公路攻擊前進。直到和右兵團會合後，再撤向雅安。另以第一軍在公路之南，赴攻蒲江，到達後分兵一支進據丹稜警戒，掩護我的左

兵團通過。

右兵團係由第十八兵團司令官李文率領，轄六十五軍僅餘的兩個團，九十軍僅餘的一個師，和三十軍殘部兩團左右，由雙流向邛崃攻擊前進。

由於我的左兵團最後轉進，李文司令官特地留下第二十四師在新津擔任掩護。我和他約定每天正午，暨午夜十二時各連絡一次，兩人緊緊的一握手，然後他便帶着右兵團先走。

正午十二點鐘，我從新津趕回機場，立即召集所部三個師長，汪承釗、鄧宏義和陳崗陵。通知他們轉進的目標，以及所經由的路線。並且將這三個師加以區分，大致的情形是左縱隊汪承釗，右縱隊陳崗陵，中央縱隊鄧宏義。各在新邛公路以南，和彭山、蒲江以北地區，協同中、右兩個兵團向雅安攻擊前進。我自己的位置則在中央縱隊之後。與此同時，我電令負責守備成都的三十六軍一二三師雷振，我叮囑他要隨時和本部切取聯絡，指定他再堅守成都兩天，然後也向雅安方面突圍，歸還建制。

補給司令臨危變節

午後一點鐘了，我所屬的各級部隊陸續到達新津浮橋附近，開始準備渡河。忽然之間從成都方面湧來了大隊人馬，盈耳都是人語喧嘩，腳步雜沓，我連忙親自前往探視，問明白了是西安綏靖公署直屬的各單位，計有特務團、砲兵團、輜汽團和幹部訓練團等，人數約有五千餘眾。他們正羣龍無首，乏人指揮，一致要求納入我的指揮